

## 宋军月粮研究

张 勇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0011)

**【摘要】**月粮是封建国家按月发给包括军人等财政供养人员的粮饷。月粮的来源多样,包括上供米、和籴米、常平米、桩管米。除了发给粮米,还发给口券。北宋月粮以粮米为主要形式,到了南宋,部分地方驻军以现钱作为补充。北宋战时每兵发放月粮大约二石半,平时每兵发月粮二石。南宋时,每兵发给月粮数量要低于北宋。我们以北宋陕西、河东为例来考察宋军月粮的供应运输路径,伴随朝廷的经营,北宋前期这些地区产生了转运异地的月粮供应,北宋中后期月粮转运异地并继续向西延伸。

**【关键词】**月粮;宋军;陕西路;河东路;转运异地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5-0066-15

### Research on Monthly Rations(月粮) of Song Army

ZHANG Yong

(Research Center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0011)

**Abstract:** Monthly rations was the feudal state according to 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personnel, including soldiers. In addi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and rice, but also issued vouchers. Monthly rations came from the shanggong rice(上供米), and hedi rice(和籴米), Changping rice(常平米), zhuangguan rice(桩管米),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rain and rice became the main for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ome place provided money as a supplemen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tandard of monthly rations was about two and a half dan(石) to per soldier during wartime and two dan to per soldier in peacetime, the monthly ration of per soldier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rn Song. We could take Shaanxi lu(陕西路) and Hedong lu(河东路)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supply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of monthly grain for the Song army.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monthly rations supply in these areas was produced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monthly rations transpor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tinued to extend to the west.

**Key words:** monthly rations; Song Army; Shaanxi lu; Hedong lu; transfer to other places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军粮的供应是古代国家高层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定管理办法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两宋期间战争不止,特别是南宋时战云密布。作为维持军队稳定的军粮,是两宋财政中最主要的开支部分。庞大的军粮支出可以从军制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唐以前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征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府兵制之下,粮饷为主要代表的作战必需品由士兵自备,国家不负责为士兵提供这些物资。宋朝实行募兵制,军人职业化,维持士兵个体生存的粮饷则不再自备,因而国家必须担起提供之责。在此种情形下,作为国家提供的给养——月粮,应运而生,出现于历史舞台上。

[收稿日期] 2022-10-30

[作者简介] 张勇(1977-),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

一般而言,月粮<sup>①</sup>是国家按月发给财政供养人员的固定粮饷,宋初多是以粮米的形式下发,是国家财政开支的主体构成部分。涉及人员主要是宗室、官员和军人。其中军人在粮食消费中所占比重最大。如果月粮用于军事,其本质上是军粮的一种形式,主要供给基层士兵军官。以往的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有涉及,但并没有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关于军人的月粮来源、发放数量如何,发放过程中是否存在舞弊现象等,都是需要探讨的内容。除此以外,本文还考察了月粮在两宋时期的构成变化、月粮供应传输路线,以此强化对月粮的认知。

## 一、月粮的出现

“月粮”这一用语的出现是伴随着唐朝江淮地区大规模漕运而诞生的。裴耀卿做京兆尹时实施转般法,他认为需要在河口、巩县设置转般仓,接纳江南之舟下卸的粮米。安史之乱后,刘晏继续了裴耀卿的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将运路分成大江、汴河、河水、渭水四段。刘晏对不同河段配备水工和船只,这一时期的造船业逐渐成为重要的产业<sup>②</sup>。刘晏对漕运进行改革,让漕运费下降了四分之三,这对唐中央政府来说益处很多。但就漕粮运输数量而言,根本无法和安史之乱前相比<sup>③</sup>,此时的运量只有裴耀卿时代的五分之一。安史之乱导致漕路中断,需要进行修缮和疏通,而当时的农业收成也不好<sup>④</sup>,修复运路即提上日程。刘晏所做的第一步是依靠藩镇来清理河道<sup>⑤</sup>,其次是改变运费的来源,之前运费从缴纳的附加税中开支,而到刘晏履职之时,他和盐铁使关系紧密,运费从榷盐收入中支出,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

长庆元年(821),灵武节度使请求在淮南、忠武、武宁三道下发适合三千人使用的月粮、兵甲,就地招募新兵防备少数民族南下<sup>⑥</sup>。唐代地方上出产的粮食可以运到军事要地,作为月粮供军人使用。如潞州涉县情况如下,“缘涉县正当山东系口,绝是要地,有镇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军粮至多,潞州官健月粮,皆在此请受”<sup>⑦</sup>。潞州位于上党盆地内,比较闭塞,涉县有漳河从此流过,月粮存留于此,相对安全且可沿水流输送。由于月粮不一定能按时供应,缺粮时可借贷付给<sup>⑧</sup>,也可按照惯例赐给官兵

① 有关宋代月粮的系统研究较少,多是相关研究之中有所涉及。如王曾瑜在《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2页)对宋军不同层级士官的月粮发放标准进行了考察,对各军指挥使、都虞候的月粮标准加以确认。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对粮样进行分析,认为粮样对发放月粮的作用有二,一是检验月粮是否合格,其次防止仓廩官员通同作弊。黄纯艳在《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0页)中对宋军军俸进行了探讨,对属于军俸的月粮做了简要分析,认为中禁军月粮标准就是二石五斗。杨芳的《宋代仓廩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对士兵和军官月粮按级别具体支給数量进行了考察,认为每兵一年月粮30石。屠阴平的《宋代的军人保障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7-19页)认为禁军中有一部分月粮是二石五斗。张换换的《宋代军属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9-21页)对驻京宋军和出征军的月粮进行了考证,认为支取月粮之前,先支取家粮作为路费。明史学者对月粮相关问题关注较多,研究成果有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张金奎:《明代卫所月粮制度浅论》(《明史研究论丛》2007年第七辑)。郑宁、冯贤亮:《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7405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九《食货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118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七《五行》,第1364页。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283页。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484页。

⑦ [唐]李德裕撰,傅璇宗、周建国点校:《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七《论昭义军事宜状》,中华书局,2018年,第412页。

⑧ [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二〇《请边城贮备米粟等状》,中华书局,2006年,第665页。

月粮<sup>①</sup>。从中,我们并不能知道“月粮”出现的具体时间,但权德輿此人生活在八至九世纪,大概是唐中后期,有史料记载如下:“使当道先准诏发遣行安南行营,将士五百人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其月粮钱米并当道自搬运运送者,右臣当道系敕额,兵数止一千五百人。”<sup>②</sup>这是安史之乱后到九世纪中期的历史。可见此时“月粮”的称谓已不罕见。

## 二、月粮的来源、支給形式、发放标准、发放弊端

### (一)月粮的来源

作为军队的粮饷,月粮来源颇多,除上供米、桩管米、常平米之外,还有和籴米也是重要来源。

北宋的月粮来源以各种不同作用的粮米为主,而这些粮米大多来自地方运往朝廷指定地的上供米。领取月粮的士兵,基本集中于以下若干地方:首先是京师,其次是地方州军,还有就是边境大军的驻扎地。北宋运往京师的粮米主要来自东南六路。太宗淳化四年(993),确定了上供米祖额为六百二十万石,其中淮南路一百五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一百五十五万石<sup>③</sup>。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运往京师贮存。

有些来自两浙的上供米。据史料记载,仁宗天圣四年(1026)十一月,诏:“温州所支纲运兵稍、纲官转海至明州添支米,人日一升半,元破四十五日,内有船或遇便风时月别无阻滞,及军稍用心挽驾,转海行运,不约日限到明州本镇……”<sup>④</sup>有些来自东南粮米上供。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sup>⑤</sup>而地方州军军兵的月粮来源也多来自上供。“州县赋入有常,转运司以上供抛科为名,尽将本州所入拘占,致本州阙用,或将军兵月粮取于民户。仰转运司除诸州依格上供数外,转运司移用钱物,不得侵过本州有额上供所余三分之一,违者徒三年”<sup>⑥</sup>。

而有些地方,和籴米也是其重要的月粮来源。天圣二年(1024)九月“……又言:‘舒、庐等十三州军,逐年和籴斛斗,乞只于真、楚、泗州就近收籴之’。”<sup>⑦</sup>此三州建有转般仓,可和籴粮米,一是置换转般仓内的粮米,确保粮米以新置旧,这些和籴米可择机运往京师成为驻军的月粮。南宋时,史载:“今年管催折丁钱止有二万三千余贯,委是月粮支遣,全然无以收籴……乾道八年折丁钱补填九年少阙之数,贴助本州籴米应付月粮。”<sup>⑧</sup>又如“供馈虽广,而所费省谓如增价以籴月粮,士卒既利而官实得贱米,盖军既出戍,有添支口食,而家小食月粮不尽,却得高价以资助征夫,又齎见钱就籴于关外四州,比之转输,其直甚减,四州临边谷米不自保而官为增价以收之民,固便也”<sup>⑨</sup>。

另据史料记录,“切闻饶州有前年桩留三万石米,已借充官兵月粮,所余止有万石。朝廷捐以与之”<sup>⑩</sup>。这表明地方上的桩管米,在紧急时候,亦可充当月粮,只不过这个充月粮的桩管米是需要是在丰盈之后还清欠账,属于借支范畴。地方州军桩管米则留作月粮使用,州军所属士卒的月粮从中支取。“寻常

① [唐]权德輿撰、霍旭东点校:《权德輿文集》卷三六《请加置兵衣粮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② [唐]李商隐:《樊南文集补编》卷一《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二,第5562页。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九,第5608页。

⑤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59页。

⑥ [宋]汪藻著、王智勇点校:《靖康要录笺注》卷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5页。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三,第5739页。

⑧ [宋]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一八《与宰执书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⑨ [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一〇《与冯编修书》,《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04册,1994年,第128页。

⑩ [宋]洪适:《盘洲集》卷四六《奏旱灾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所差兵士系借请月粮,却按月除尅入官,既不差人,则无借请矣。桩以应副诸军批请,已是漕司白取于州郡,今又要此钱买额外马,而别令漕司应副,不免又取于州郡,其将何以枝梧”<sup>①</sup>。

另外,常平米在特殊时期也可充作月粮,只是常平米也和桩管米是一样的性质,可借但不可不填平。绍熙五年(1194),有大臣上奏说自绍熙元年改革后,和州屯田耕兵的月粮不再从大军仓支取,从诸田庄每年所收稻之中先后留下一年月粮和种子外,有余方给,不再沿用一直以来的四、六分成比例。高层下诏士兵月粮仍然从本州大军仓支取外,将每年所收稻谷除种子外分成十份,按照四、六比例分发,得到朝廷认可<sup>②</sup>。

## (二)口食、口券、异地支給

北宋时期,朝廷除发给士卒月粮,还发给口食。如大中祥符“五年三月,诏:‘在京诸仓自今每遇支散诸军班、诸色人月粮口食,……’”<sup>③</sup>。显然,月粮和口食是功能不同的实物。月粮是按月固定领取的粮饷,而口食是诸军出戍领取的,是差旅费的一部分,属于额外补助,并不包括在月粮内。就是说有具体外出军事行动才会有口食这种补助。又如船场兵,“旧有船场採斫两指挥,皇祐敕採斫兵级遇冬寒食各给假三日,仍不住口食”<sup>④</sup>。口食也是船场劳作的士兵获得的一种补助,在船场期间类似出戍。

对于口食这种实物,史载:

(政和)二年十一月二日,臣僚言:“……缘并边州军住营指挥少,驻泊人兵多,旬请口食米,未闻封样。欲于‘月粮’字下添入‘口食’二字,候月终,类聚附递进呈。”诏依奏。诸路准此,合宣旨仓库立法<sup>⑤</sup>。

由上可知,所谓口食和月粮其实是收纳在一处的,只是作用不同,月粮是每月固定给付士兵,可能代领的是士兵家属,口食是士兵有定期出戍行动,故而随身携带,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食用的粮饷。口食每十天取一次,因士兵经常有出戍任务,这样一来就使得领取口食的手续比较烦琐,因此有臣下请求能否在“月粮”字样下增添“口食”字样,到了月底就可以一并呈报,这个请求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要之,月粮是士兵本人与其家属的给养,口食则是供应给有具体军政行动如出戍任务的士兵本身的定期给养。获取月粮,还需要递上取粮文书。因此就本质而言,口食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月粮”,只不过领取方式和平常的月粮有所不同。

南宋绍熙年间,“翰林司人兵等每月见请月粮口食米,可与于御辇院人兵残数内支。自今后按月依此施行”<sup>⑥</sup>。提及月粮、口食,这两种实物可从御辇院仓库里支出。除去禁军、厢军等支給口食,在本地招募的土军,后来也一并付给口食。但当口食携带不多时,又给口券,相当于随身携带更多的口食<sup>⑦</sup>。除月粮外,南宋时期还付给其他实物,如春衣、冬赐、职田<sup>⑧</sup>。还有一些领取特殊待遇的事例,如某州有士兵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二十一人在本州服役,其他在监司等处服役。但这些士兵在服役地履职时,只能在其隶属州内领取报酬。于是请求以本州服役的名义来增加额外报酬,上级许可他们每年增加收入九百石米,同时在监司所在州军队内增加口券的领取<sup>⑨</sup>。左翼军即是如此。“窃见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

① [宋]王之望:《汉滨集》卷八《乞免差三司等处取马人朝札》,《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04册,1994年,第99页。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六三,第6018页。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五,第5951页。

④ [宋]方万里、罗潜纂,胡槩修:《宝庆四明志》卷七,《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72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五,第5740页。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九,第2857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一三,第6760页。

⑧ 《宋史》卷一九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4847页。

⑨ [宋]廖刚撰、曾万文等点校:《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招刺、效用军兵亦例从本州审验”<sup>①</sup>。而选拔出来的禁军、士兵也是所属地财政给付。“臣以为当委江广湖南福建帅臣于内郡禁军额内十选其三,就帅司一处团结训练,委宪臣于郡弓手士兵额内十选其三,就宪司一处团结训练,各择将以统之。其月粮文券皆各州各县自行措置,逐月解发”<sup>②</sup>。

另外,如果月粮数额巨大,就直接下令运往屯戍地。如:

(嘉定)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臣僚言:……而湖广总所,实饷京襄,万灶云屯,嗷嗷待哺。每岁改拨纲运,或襄阳,或郢州,或均州,或光州四处以交卸,米多自湖南拨运,谷多自江西拨运……盖边烽宁息之时,重兵屯於武昌,纲运改拨于京襄者有限。若湖南、江西之纲,多是指鄂州交卸而已。<sup>③</sup>

因此,南宋沿江屯驻大军的月粮也是每月重要的开支之一。史料记载,“而目前江上升、池、和、采四屯月粮约八万石,而四处仓无粒粟,那贷已穷。去岁淮边之匮,尤在新春”<sup>④</sup>。转运司也经常开支月粮,“上不费朝廷科降,下不费州郡挪移,虽月粮及春冬衣赐取之庆元府,本府所不敢靳,然经总制司钱物尚有赢余,可以通融补助月粮衣赐之费”<sup>⑤</sup>。

### (三)月粮的发放

北宋京师方面,司农寺丞勘察仓库里的粮米成色,分好等级,按照禁军到厢军不同地位的军人待遇制成文书呈报给粮料院审核<sup>⑥</sup>。另外,各仓库还要按照年份的顺序按等级进行分配,“提点仓场官、三粮料院依排定诸仓年月界分,以军资高下给之”<sup>⑦</sup>。熙宁三年(1070)下诏规定各军请粮,先由粮料院隔天去粮仓投下一定数量的字据,粮仓根据粮食数目确定需要斛子的数量,通知支粮界分提前告知殿前、马步军司,让各司派人告知诸军开仓请粮时间,诸军自行派兵运回月粮<sup>⑧</sup>。京师以东有十二座仓库,储存的基本是江淮运来的米,城南也有米仓一座,城西三仓兼储存茶,城北四仓存储赋税和马料<sup>⑨</sup>。太祖时,驻守西城的各军到东城去请粮,驻守东城的去西城请粮,在运回月粮的同时又锻炼了军人的身心素质<sup>⑩</sup>。对士兵个人来说,则是“制其骄惰”<sup>⑪</sup>。到了南宋,遇到大军士兵出戍,则由都统司依据路途远近,把出差人数报给总领所,预支两到三个月的钱米,军队将出差士兵的姓名造册发给粮审院审核。如果出戍时间延长,出戍时留下月粮米,折麦钱,新添钱米存于家属聚居地,而预支的银两和字据,就在总领所所在地一起发给,让其购买钱物,置办路费。如要分留贍家,现钱和口食米则需要立即发给<sup>⑫</sup>。

### (四)军人月粮发放标准

就月粮的质量而言,发给士兵的并不是最好的米。南宋初期,行在储备粮草分为三界。三界具体内容如下:“分行在省仓为三界,百五十万斛,凡民户白苗米,南仓受之,以廩宗室百官,为上界;次苗米北

①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宋]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一《四年丁酉六月轮对第二札》,《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06册,1994年,第121页。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四之二〇,第5593页。

④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五《再辞免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第319页。

⑤ [宋]梅应发、刘锡纂、吴潜修:《开庆四明续志》卷四,《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965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2928页。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月甲午,中华书局,1992年,第2524页(以下简称《长编》)。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一二,第5954页。

⑨ 《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月甲午,第2524页。

⑩ [元]脱脱:《宋史》卷一九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4841页。

⑪ 《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月甲午,中华书局,1992年,第2524页。

⑫ [宋]洪适:《盘洲集》卷四二《戍兵请给驱磨阻滞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仓受之,以给卫士及五军,为中界;糙米东仓受之,以备诸军月粮,为下界<sup>①</sup>。”行在储藏米,质量最差的作为各军的月粮使用。此时淮上配置了诸多大军,对其军粮的拨给数量如下:

……且以李宝及宿卫司所屯淮上军马计之,每月所费钱二十万贯、米料四万石,截日终已那兑支发过钱一百万贯文、米料一十六万石,而所科拨诸处钱物,但有平江府发到钱一万贯文,常州、镇江府发到米六万石、钱一万九千贯。<sup>②</sup>

除此以外,南宋朝廷还在平江府设置百万仓,蓄积达到二百万石,专供淮郡军饷<sup>③</sup>。

递铺士卒也属于军队系列,国家也向他们定时发放月粮,以确保邮路通畅。大理评事沈正度奏报了递铺不能及时传递的信息,高宗闻言下令州县及时支給月粮。因为这是确保邮路顺畅、驿卒队伍稳定的前提之一<sup>④</sup>。南宋初期,每个士兵每天获得的月粮是发米二升半,效用发米二升,这点粮饷显然是不够的<sup>⑤</sup>。南宋中期不是每个地方的驻军都能达到北宋的水平。如黄榦驻守汉阳,厢军一兵月粮五斗,如是禁军则能分到一石。五斗米显然不能支持一兵一个月的粮饷,黄榦故而请求将厢、禁军士兵每人各加月粮五斗<sup>⑥</sup>。到了后期,朝廷又改变了月粮的配置方式,如淳熙年效用待遇分成十资,从1.05石到6.08石不等<sup>⑦</sup>。

比如建康大军月粮发放情况如下:

臣本部所统军马目今见几三万人月费当米一万八千二百余石,岁计共二十一万八千八百余石。昨自九月初创移帅治于建康府蒙降圣旨专委漕臣王琮应付米二十万石,钱四十万贯。<sup>⑧</sup>

每位士兵大约食米0.6石,这个数字显然少于北宋时期。就此可知,到了南宋,月粮数据有所下降,但士兵的月粮需求又不允许降幅太大。因此,在发放月粮的同时,南宋政府还发给现钱若干,这并不属于月粮,也就是说南宋政府在大幅减少粮饷实物发给的同时,增加了现钱的发给。有了现钱,士兵可以购买粮食来满足全家人的基本开支。简言之,南宋时期,士兵的月收入是月粮加现钱,现钱是对月粮不足的有效补充。有了现钱,即便是月粮数量下降较多,也不会影响士兵的月收入。

### (五)月粮发放弊端

北宋以来,不但仓库里的管粮小吏克扣月粮,那些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也常常参与克扣,甚至还经常成为带头人,这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景德时,“上闻军士屯戍于外,妻孥受所给月粮,或致亏少,微弱不能上诉,诏开封府察其奸毙”<sup>⑨</sup>。天圣年间,有臣僚提出在京诸仓的管理者应由在京外任过职的人来担当,并认为此举可以令那些仓库里的专副、所由、斗子对其产生敬畏之心,贪污作弊的行为可能就会减少<sup>⑩</sup>。

熙宁三年(1070),仁宗下诏要求士兵家属的月粮必须给足<sup>⑪</sup>。到了南宋,朝廷不停下令地方要善待

① 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上,绍兴十一年六月戊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2页。

② [宋]洪适:《盘洲集》卷四一《乞添总领江浙财赋字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宋]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一《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国门是日内引奏札第二札》,《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90册,2000年,第539页。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正月乙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以下简称《要录》)。

⑤ 《宋史》卷一九四,第4846页。

⑥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二《汉阳条奏便民五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90册,2000年,第539页。

⑦ 《宋史》卷一九四,第4848页。

⑧ [宋]叶梦得:《石林奏议》卷六《奏年计钱粮札子》,《续修四库全书》,第474册,第418页。

⑨ 《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辛巳,第1315页。

⑩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七,第5952页。

⑪ 《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癸未,第5222页。

士卒。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乙未,宰执奏罢铺事,上曰递铺兵极可悯,月粮须按月支,铺屋亦须如法,又虎狼处必用两重篱落”<sup>①</sup>。绍熙元年(1190),沿边的弓手、士军、戍卒的月粮好几个月都不开支,惹出诸多问题,官方要求州、军按月廩给<sup>②</sup>。但作为最基层的普通士兵,养活全家主要仰赖月粮的供给,本来收入就不高,却还经常遭受克扣。月粮流通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存在剥削的现象。比如:“王珍为军典,寻常管士兵请给月粮衣钱,例每减尅已是无理。本府兴筑城壁,劳动军士自非得已,王珍更不思军人辛苦,亦敢减尅钱□□辄尅□□米,貳升半则尅五合,情理切害。”<sup>③</sup>可见,拖欠粮饷在两宋时期是一种常态。士兵的月粮不仅经常被扣,还时常成为挪用的对象。如茶马司从成都、潼川、利路士兵月粮里扣除雇佣钱,以之用做押马纲钱<sup>④</sup>。可是,官方除了不停严令地方执行外,着实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 三、月粮的构成和其他作用

#### (一)月粮构成变化

北宋时,月粮以支米为主,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王朝中期,之后在沿边地区支給一部分小麦。“己亥,诏陕西转运使,秦州厢军所支月粮三分以一分支白米,二分支小麦。如无米,即借拨于他司。以走马承受沈真言所给米陈腐,兼以米□靡养之类,军人有辞故也”<sup>⑤</sup>。显然在沿边地区因为各种因素,官方无法全部支給白米,只好以不如白米的小麦来代替。南宋地方上不时以糙米当作月粮来使用。“太平仓逐年科拨糙米二千四百石,支寨兵铺兵月粮。蔡端明请于朝,科拨近男人户冬苗输之以给繁蓼寨兵,枫亭、长岭铺兵军民两便”<sup>⑥</sup>。京城里也常常用糙米供给军士。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六月六日“欲将糙米分东、北仓卸纳,令东仓监官二员,就本仓专副专一管干受纳给遣。上件糙米充下界,即不许干预别界米斛。其米系充五军月粮、三衙、厢、禁军、诸司军务等口食、月粮支遣。……故有是命”<sup>⑦</sup>。

这一时期官方除了给予月粮之外,还以现钱作为补充。

浚之初入蜀也,在军中者皆依衙官例给券,有职事人支供给月犒,队下敢效支钱米,其余兵校则依军额支衣粮及料钱,及玠专为宣抚副使,始别立格例,队官已上依衙官支驿料供给,队下有官人以武艺高下给月粮,又添支绢钱,敢效诸军依军额外,以武艺高下添支银钱,盖以为激劝也……<sup>⑧</sup>

南宋的月粮不仅仅以粮食为主体,还出现了以折估钱的方式来解决月粮短缺的问题。史载:“关外诸军月粮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钱者。是春,王喜为沔州都统制,以余贵粮乏,下令正色米每石以二斗坐仓。于是总领所乃优润估钱予之,谓如支天字敖,则按旧籍收余之。时每石六引,即于上加搭二分作七引,以二分为优润,其实市直乃十余千,一斛之钱仅能余其半。利州军土方出戍,其家属在营者皆怒。”<sup>⑨</sup>但是出现这种变化的初衷并不是出于便利,而是减少粮食的支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剥削士兵及其家

① [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五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64页。

② 《宋史》卷一九四,第4848页。

③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四〇《五珍减尅军粮断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90册,2000年,第787页。

④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读文集九》,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第六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94页。

⑤ 《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四月己亥,第7379页。

⑥ [宋]黄岩孙:《仙溪志》卷一《秋税》,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一五,第5956页。

⑧ 《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辛巳,第356页。

⑨ 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中华书局,1995年,第195页。

属,以至于家属怨声载道。此举显然对国防有较大的伤害。

得旨闻蜀中诸军折估银米一项,见用十余州军则例,勘请其少者,折价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参差不齐,深以为念。……只恐总领所财赋有限,先当约度所添钱数就降处分,除兴州军已曾取见数目外,其金州、兴元两处可密切纽算,月粮一项见用几州军折估则例内,八引、九引者几人,十引者几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几人,速开具奏闻<sup>①</sup>。

除了估现钱,川陕还出现了估钱引。但不管如何,都是对士兵及其家属的盘剥。不过这种折估,并不发生在南宋全国境内,它只是一个局部性的现象。

## (二)月粮的其他作用

首先是作为抚恤之用。康定元年(1040)三月,“辛未,诏:延州籍战没军士之子孙以月粮给养之”<sup>②</sup>。月粮本来是支付给宋军士兵的粮饷,用来养家糊口,但士兵已经战死,却仍然支付给士兵子孙,其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成为类似于抚恤金一类的官方财政支出。其次是作为救济之用。月粮还不时成为救灾的准备粮。“元方言见相州见养流民四万余人,通利军一万余人,滑州三千余,然军中月粮止支一斗,其余尽令坐仓。盖廩已空矣,恐别生事”<sup>③</sup>。其三可作为奖励之用。“既而嗣本、守忠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后常胜军知其请给丰厚,往往潜来投附”<sup>④</sup>。北宋末年,宋廷为了笼络郭药师的常胜军,不惜以丰厚的待遇吸引常胜军的士卒。元符元年(1098)丙子“诏:诸路新附蕃官,逐月各特支与月粮。借职已下,依下班殿侍例;奉职以上至供奉官,依茶酒班殿侍例,候转至崇班日住支”<sup>⑤</sup>。本来月粮是支給宋军士兵的粮饷,但新附蕃官都被发给月粮,因此月粮又成了笼络蕃部的支出。

## 四、陕西、河东驻军月粮的供应运输路线

前文集中探讨了月粮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再往月粮的供应和运输方向进行考察。本文选择陕西、河东这一史料较为充分地区的月粮运转作为个案来探讨,切入当地月粮运输路线,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拓展研究。

### (一)北宋前期陕西、河东地区月粮供应运输路线

太宗朝行政区划上改道为路,将全国划为十五个转运使路分,北宋陕西、河东路因而设立。到了神宗时,陕西路又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北宋建国之始,它向京师输出粮食:“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亦置发运司领之。”<sup>⑥</sup>陕西的粮米运达东京,按月发给军士,这就形成了士兵的月粮。但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多一笔带过,至于具体是哪些州军则无明文<sup>⑦</sup>。其运输粮米的数量不算很低,只是记载较为模糊,而且数量无法和江淮相比。“陕西……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sup>⑧</sup>它和南宋初期一样,都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陕西的粮米在宋初还可运抵京师作为月粮,这一

① [宋]周必大撰,王瑞来校正:《周必大集校证》卷一四八《与冯宪传钧彭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262页。

② 《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辛未,第2985页。

③ [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志略》卷九《议赈济相滑等州流民》,中华书局,1982年,第58页。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

⑤ 《长编》卷五〇三,元符元年丙子,第11970页。

⑥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51页。

⑦ 史载蒲州岁运粟五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北方州军年上供额达到这个数字是没有的,数字显然有误(参见《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206页)。

⑧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754页。此一时的“陕西”,并非指陕西路,而是指关中地区。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也认为此“陕西”指关中。



时期党项尚未建国,对宋的威胁也并未显现,边疆也不会对关中有过多的需求,且赵宋新立,主要力量都放在幽云十六州和南方统一上,无暇西顾,对党项李氏和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安抚为主的策略,即尽力拉拢<sup>①</sup>。辽宋达成和议,两国边界实现了长期的平衡。十一世纪初,陕西的粮食外运发生变化,对京师的月粮供应,已然不是主流,陕西粮米大多输边<sup>②</sup>。“景德二年,正是继迁骚扰,西陲用兵,陕右困敝之际。然犹漕运上供京师未尝废也。勘会近岁以来,即不曾起发一船一运到京……及宝元中夏戎叛命,遂不暇给”<sup>③</sup>。由此可知景德年间,上供一直是持续不断的,粮米已不再全部输京,这时的陕西还需从汴京输入粮米作为士兵月粮。史载:“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sup>④</sup>高层认为汴京的粮米最多也只能输往陕西二百万石,但这个数字已然不少。

宋和党项第一次灵州之战,粮米基本上都是作为月粮送到镇戎军,且不再前送。咸平六年(1003),梁鼎建议:

中书令计度辇运科拨夏秋二税者。窃以陕西沿边除镇戎、保安军各近蕃界,不可大段储积,所须粮草,止逐时辇运,常及半年已上外,其渭、原、泾三州,即西路屯兵之处,请令永兴、凤翔、华、仪、陇五处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处二税于上件三州输送;其三州二税,即令辇运镇戎军粮草。环、庆二州,即中路屯兵之处,请令同、耀、乾、邠、宁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上件输送;其二州二税,并于沿路镇寨输送。延州即东路屯兵之处,请令解、河中、丹、坊、鄜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延州输送;其延州二税,即令辇运保安军粮草。其陕、虢、商三州,请令于永兴军输送。其逐处本州军所备年支粮草,则止令五等以下人户供输。秦、凤、阶、成四州地里稍远,其二税令输于本郡<sup>⑤</sup>。

这样来看,西北地区存在三个月粮转输对应关系,一个是永兴军(京兆府)和华州输往泾、原、渭三州用作月粮,凤翔府、陇州、仪州出产粮也运往这三个地方。首先,虽然路径不同,但下卸地点却是一样的。其次,同、宁、邠、耀、乾五州粮运往环、庆州用作月粮,这是第二个对应关系。第三,解州、坊州、丹州、鄜州、河中府的粮米作为月粮运往延州。应该说,三个对应关系共同支撑起此一时期北宋西北地区的大军月粮供应体系。泾、原、渭三州的粮米往边境输送至镇戎军当月粮使用;环、庆二州粮则往边境军寨输送<sup>⑥</sup>;延州粮米输往保安军作为月粮使用。和其他地方的粮米转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关中输出州军的粮米并不送往边界地区州军,只是转输到这条路线上就近的下一拨州军使用,接纳其粮米的州军产出粮运往边界州军用作月粮。所以这个对应关系下,沿边州军的月粮主要来源于这层对应关系中最接近它的州军<sup>⑦</sup>,而最接近

① 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认为宋初的西部边疆自黄河河曲的丰州向西,经府州、麟州、夏州到灵州一线,宋太祖均采取羁縻政策,许酋豪世袭为一方长官,结信西部少数民族上层。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三,第5490页。

③ [宋]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二三《论京师军储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89册,2000年,第62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中华书局,1992年,第3066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三,第5490页。

⑥ 张倩的《宋代四川地区镇市发展探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认为从行政级别上来说,内地镇市和边疆军寨较为接近,前者多突出经济和行政职能。笔者则认为边疆军寨和内地镇市不同在于边疆地区军寨多突出军事职能。

⑦ 宋人常用所谓的“极边”“次边”“近里”来表达从宋辽夏边界到黄河北岸的圈状结构。郑涛、张文的《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杜芝明、黎小龙的《“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对“极边”“次边”等涉及宋朝边疆思想的术语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宋人在二者的使用上进行了提炼。

州军接纳的月粮来源于关中或者京畿。陕、虢、商三州粮送到京兆府供军。宋西北的河流大多自西北向东、向南流出,陆路运输占据主导地位。至于江淮粮到了陕西怎么分配,运到哪些州军,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运抵关中是没有问题的。沿边五帅司路邻近党项和吐蕃政权,统称为西北五路,之所以分出这么多路,最直接的原因是前敌任务重<sup>①</sup>。

凤、阶、成三州,粮食物资留作月粮,不对外输纳。这一时期,秦州尚不处于北宋对西界用兵的重要地位。只是到了神宗开边时,秦州在月粮转运上的地位才非昔日可比。

党项对宋攻势凌厉,还多次对麟府地区展开进攻。宋廷本来计划是水路运粮为主,但因客观因素无法实现,由此可知西北运粮代价不菲<sup>②</sup>。麟府地区是防御党项的重要地方<sup>③</sup>,二州地处河西,却隶属河东路,但它们与河东路主体隔条黄河,交通并不方便<sup>④</sup>。张方平说:“夫麟、府辅车相依而为河东之蔽,无麟州则府州孤危,国家备河东,重戍当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贼后,则大河以东孰可守者?故麟、府之于并、代,犹手臂之捍头目也”<sup>⑤</sup>。麟府派驻军队,月粮必不可缺。麟、府二州的重兵,全依赖河东补给,虽然距离很近,却被黄河限制<sup>⑥</sup>,因此朝廷在河东设置保德军,993年设置定羌军,1004年改名为保德军<sup>⑦</sup>。运黄河以东之粮于河西府州。史载景德三年(1006),朝廷下诏在府州的河西军所需月粮依靠渡船从保德军领取<sup>⑧</sup>。仁宗时期,元昊对麟、府二州骚扰不断,宋军不得不大量驻扎于此<sup>⑨</sup>。河西粮到了府州,还继续往麟州输送,如庆历二年(1042),张亢率兵三千护送月粮从麟州到达府州<sup>⑩</sup>。

## (二)北宋中后期陕西、河东地区月粮供应转输路线

西夏建国后,宋夏间爆发了几次大的战争。经历了三川口等战斗,夏国的地位大大超越了之前银州李氏。这一时期,夏国积极策划对宋的军事行动,鄜延方向也重兵汇集。由此,北宋的西北月粮转输也一并发生变动。这样一来,黄河以东粮米更多地向黄河以西补充。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宋初河东路、陕西路这两个路分皆较为独立,相互之间有力度的支持不多。这一时期,党项给宋带来的军事、财政压力在陕西一路就可应付。北宋中后期始,两个路分联系日渐紧密。西夏建国后党项时常骚扰宋西北边境。宋廷调兵遣将,同时宋朝的粮米大量转移到沿边。夏军围攻府州,造成了麟府之间馈运不畅,宋军积极打通运道,同时也采取了新的办法去往麟州运粮。庆历元年(1041)八月,“麟州言,元昊攻围州城逾月。麟、府皆在河外,因山险。初,转运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

①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② 曹家齐的《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认为陆路运输沉重,甚至官方花钱雇人运粮。

③ 晁辽科的《北宋麟府路的设置及其归治河东路原因探析》(《陕北历史文化暨宋代府州折家将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5页)认为这一地方虽然最初由折氏统领,但北宋后来在此设置军事行政机构,其实是压制了折氏在本地的发展。

④ 古丽巍的《北宋河东路安抚使司的设置及其军事运作》(《北大史学》2011年第16辑,第66页)认为麟、府二州的最大作用是与陕西的鄜、延二州连为一体,共同防御西夏。张海君的《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也持同一观点。但笔者以为,麟府和河东地区的保德军、忻州、并州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使麟、府二州只矗立在河西,麟府成为大河东岸地区各产粮州军在河西的汇集地,这样大河东岸诸州成为其战略纵深。关于麟府可参考《陕北历史文化暨宋代府州折家将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及《宋代麟府路及折家将文献录》,陕西府谷县宋代折家将学术会议,2016年。

⑤ [宋]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二〇《陈政事三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89册,2000年,第29页。

⑥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九月甲午,第1150页。

⑦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六《舆地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8586页。

⑧ 《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癸巳,第1388页。

⑨ 《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庚戌,第3173页。

⑩ 戴应新:《北宋〈折继闵神道碑〉疏证》,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57页。

远,军食不足,乃按唐张说尝领并州兵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党项于银城,大破之,遂奏置麟州,此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良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舟楫邮商,以便府人,遂为麟之别路。故河关路废而弗治,洎将复之而卒。其后子彦博为副使,遂信道银城,而州有积粟可守”<sup>①</sup>。从黄河东岸运粮直达麟州,而非从保德军进府州,再转麟州。这是旧道新用,算不得新开辟之路。合河津渡<sup>②</sup>成为河东转运月粮于河西的重要津口。运往麟府的月粮是不是只有保德军能够提供?显然不是,麟州每年月粮消耗七万石,并、忻等十州军百姓承担此项任务<sup>③</sup>。虽说是十州军,但实际上我们能够确定参与输纳的州军也只有并州和忻州。其他一笔带过,并不能确定。庆历之后,河东路开始直接越过大河,补给绥德,元丰六年(1083)河东转运司在石、隰、晋、绛等州选择方便之地,就近运输月粮,除五百石月粮送往永宁关,五万石送吴堡寨,剩下部分从永宁关运往清涧城<sup>④</sup>。期间还有其他路线,但都持续时间不长,无法形成稳定的月粮对应关系。北宋后期,河东路石、隰等四个沿大河分布的州其月粮全部输纳清涧城下卸<sup>⑤</sup>。

北宋前期,北宋西界徘徊在环、原、渭、仪、秦、阶州一线,这条线以西是吐蕃、回鹘占据的地方。从庆历年间始,北宋逐步向西开拓,积极绘制西夏地图为军事所用<sup>⑥</sup>,目的是要断党项一臂<sup>⑦</sup>。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同时在军事上积极开疆进取,是为神宗拓边时期。北宋在帝国西部的疆域逐步扩大,随着新领土的划入,疆界不断西进。之后稳定的月粮转输也开始逐步形成。北宋在环、原、渭、仪、秦、阶州一线以西的新疆土绝大多数都是熙宁、元丰时期获取的,少数是庆历年间,还有一处是元符、崇宁年间收纳。庆历四年(1044),北宋向西拓展,修盖水洛城,范仲淹以为其利甚大<sup>⑧</sup>,水洛城的月粮补给来源于渭州。“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援秦州,而须渭州刍粮之助”<sup>⑨</sup>。渭州粮草下一站运抵熙州。熙宁七年(1074)北宋在洮河置帅司,秦凤路承担运粮重任,“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韶等主之。调发军马及计置粮草,即令秦凤路经略司应副”<sup>⑩</sup>。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尝谓之:从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sup>⑪</sup>,“秦州每岁支移省税应付古渭”<sup>⑫</sup>。古渭隶属巩州。史载:“辛未……同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赵济兼陕西转运判官,计置环庆路粮草;陕西转运副使李察计置秦凤路粮草,兼应副熙河路须索;提举熙河、秦凤、泾原路弓箭手营田张大宁权同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sup>⑬</sup>这说明军事意义突出的秦凤路有义务应付熙河路的粮草需求。宋军占领熙、河州,元丰年间又占领兰州,然后开始将粮食运抵此处,“王韶既还熙州,复遣将渡洮,略定南山地,斩首七百级,筑康乐城及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六,第7664页。

②有大臣建议废除麟州现有州治,迁往合河津,可省去转输月粮的烦劳。可见合河津设施规模尚可,且合河津在大河之东,有大河作为屏障可增加安全度(参见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正:《名臣碑传琬琰集校正》上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99页)。

③《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丁丑,第3611页。

④《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己卯,第8140页。

⑤清涧城修筑是出于营田、镇抚羌部,最先种世衡在此很得羌人之心,庆历三年春,范仲淹巡边,再次起用种世衡镇守此地。(参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七,《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第40册,1994年,第217页。第408册,第206页)。

⑥李华瑞:《史科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⑦[宋]陈均撰,许沛藻、金圆等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九,中华书局,2006年,第449页。

⑧《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第3217页。

⑨《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丙申,第3577页。

⑩《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辛酉,第5501页。

⑪《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辛丑,第6109页。

⑫[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别志》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第94页。

⑬《长编》卷三三三,元丰六年二月庚午,第8025页。



刘家川、结河二堡,以通饷道,遂自领兵破踏白城,斩首三千级,因城之”<sup>①</sup>。从以上论述来看,秦凤路内的粮食物资转输皆成体系,渭州连接水洛城,然后直指秦州,秦州再抵熙州、河州。

然而在对待月粮运输的问题上,河北的处理方式颇有不同,河北是从京畿将江南粮米运达沿边区域再配以就地和籴为补充,而秦凤路和永兴军路所隶属的陕西则主要是转运异地,按照大体上自东向西的运输方向,本州粮米传递到西边邻州以作月粮,而本州接纳的是东边邻州运来的月粮,最终使得最西沿边的州军士兵接收到月粮。

至于汴京和陕西在物资转输上的联系,有史所载:“自天圣以来,屡诏有司节用,至今未闻实行。天下诸道,若京之东西财用可自足;陕右、河朔,岁所仰者江、淮数十郡尔。”<sup>②</sup>可见天圣以来,集中于汴京的粮食开始输入陕西作为月粮。而这一时期的汴京,也可认为是江、淮北运粮米的中转地。

## 结 语

宋之后,元明时期皆有月粮。如至元十七年,海上镇守司向士兵支付月粮<sup>③</sup>。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屯戍军人生病,其月粮内出一半用来煮粥养病<sup>④</sup>。此时的月粮也仅仅是支給军士的粮饷。而到了明代,月粮的发放形式又发生了变化。张金奎认为明代已经出现了月粮支付形态的货币化<sup>⑤</sup>。其实回顾历史,早在宋代就曾出现过从实物转向货币化的趋势,只不过当时的月粮货币化只局限在部分区域内,如川陕地区,而且最开始的出发点还是因为克扣。元代由于史料较少,故整个元代是否出现过如宋代那样的货币化则很难言说。到了明代,月粮货币化大规模出现。此时的月粮货币化应该是建立在粮食丰富的基础上,倘若不是这样,支付给军士现钱的用处不大,实际却是减少了支付给军士的粮饷。而月粮的运输放在地理层面上来考察,对于宋之军事地理演变的研究可认为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对宋军来说,月粮本质上是军粮,并不是一个粮食品种,也不只是具有某种功能的粮食。月粮有自己的来源和发放数量,有宋军战士的配给数额。除此以外,政府还发给士兵口券和口食,所以月粮的构成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如小麦和水稻的构成在月粮之中也占据了不同的比例。通过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可知月粮的基本特质,但如果只就月粮本身的关联来进行研究,则不能强化对月粮的整体认知。

故而需要对月粮运抵下卸地的前后来展开,我们选取的是月粮的运输部分,从个案切入,结合地理情况分析。宋之陕西和河东月粮的运输分成两个阶段:前期围绕陕西沿边的安危和麟府二州的保卫来进行,中后期在陕西地区并继续向西拓展,伴随宋拓边之策来展现,在河东地区则承担起陕北的安全。由此,北宋西北月粮运输地理的演变就能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经此探讨,陕西、河东对西夏的应对之策的变化也随着月粮运输路径的变化而展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己亥,第5945页。

②陈均撰,许沛藻、金圆等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〇,宝元二年六月己卯,中华书局,2006年,第229页。

③[元]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965页。

④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第七《军防》,中华书局,2001年,第311页。

⑤张金奎:《明代卫所月粮制度浅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7年。